



楚辭
卷

^18
3204
4



龍不可言

二月五日

楚辭後語卷之五

招海賈文第三十六

招海賈文者唐柳宗元撰其文云
夫海之於天下也猶天之於地也
其不可測也猶天之不可測也
其不可言也猶天之不可言也
其不可見也猶天之不可見也
其不可知也猶天之不可知也
其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及也
其不可測也猶天之不可測也
其不可言也猶天之不可言也
其不可見也猶天之不可見也
其不可知也猶天之不可知也
其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及也



容海賈子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蓋

泊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墮空滄茫無
形兮往來遠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滄涼君不返
兮逝恍惚舟航軒昂兮上下飄鼓騰越曉凜兮
萬里一覩啐入泓坳兮視天若畝奔螭出扑兮
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無施閃舌兮
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戕斲鱗文肌
三角駢列耳離披及斷又牙踔嶽崖蛇首狃虺
虎豹皮羣沒互出譁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
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沈
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巖巖君不返兮幸自

賤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迥置滄危顛崩濤攪
疏剡戈鋌君不返兮春沈顛其外大泊評齋淪
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
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
而一跌兮沸八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
兮魂焉薄海若晉貨彌風雷巨鼇領首丘山額
猖狂震號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
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
歸上黨易野恬以徐蹈蹂厚土堅無虞岐路脉
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

撞鍾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
指益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
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
國祖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
返兮謚為愚咨海賈公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
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
寧君軀

懲咎賦第三十七

晁氏曰懲咎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貞元十九年宗元為監察御史襄行時年三十一矣王叔文章執誼用事二人奇其才引納禁中與計議擢禮部員外郎欲大用之

錄而文敗宗元與劉禹錫等七人俱受
而宗元為永州司馬元和十年乃徙柳州
刺之曰二初宗元竄居南越一嘔瘳間埋死
感一書於文為難數一痛懲咎者悔
不遂其言曰善修德之有年者讀而悲之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所以
閱世兮固前志之為允姑余學而觀古兮怪今
昔之異謀詐聰明為可考兮追駭歎而遐游潔
誠之既信直兮仁文簡而華之日施陳以繫縻
兮邀堯舜與之為師上瞻新而思茫兮下駭詭
而懷和幸羅列以交貴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
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矣時兮與志相迎示及

則殆乎過則失貞謹守而中乃與時偕行萬類
芸芸乎至而以寧剛柔弛張方出入綸絃答能
抑枉乎白黑濁清蹈乎六方乎物莫能嬰乎訂
謨以植內乎故余志之有獲再稷信乎策書乎
謂炯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乎惟懼夫誠之
不一不顧慮以周圖乎專茲道以為朕讒如構
而不戒乎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乎遭
任遇之亟迫勢危疑而多詐乎逢天地之否隔
欲圖退而保已乎惜乘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
忠乎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言無歸乎甘脂潤

乎鼎鑊幸皇鑑之明宥乎累郡印而南適惟罪
大而寵厚乎宜夫重仍乎禍譴既明懼乎天討
兮又幽漂之鬼責惶惶乎夜寢而書駭兮類麀
麀之不息凌洞庭之泮洋兮汗湘流之云云飄
風擊以揚波兮奔摧抑而迴遭日霾曠以昧幽
兮黜雲涌而上志暮骨空以漉雨兮聽噉噉之
哀獲衆鳥茲而歎論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
其詎止乎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善奔以紆委兮
東海湧之崩崩畔尺進而尋遠兮遠回汨乎淪
漣際窮冬而止居兮鷲巢焚以繁纒哀吾生之

孔艱兮猶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陷聖兮不亟
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質質而自持將
沈淵而殞命兮詎敢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
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
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繫而輾轉羣余志
之滯蹇兮今何為此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
不混同於世也將顯矣以直遂一衆之所宜蔽
也不擇言以意肆兮區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
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掉以橫江兮沂陵
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而

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頰死蠻夷固吾所
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六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
謂何

閔生賦第三十八

晁氏曰閔生賦者神宗元之所作也宗元與
雅善蕭仇在江嶺間貶書言憤二宗元與
罪人交一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今天子
定邪正海內皆放怡愉而僕與四五子
者滄海如豈非命歟然居治之終身為
頑人之類猶有少暇未能盡忘此蓋以
文董焉罪人植人謂已取辱華在因事當
云爾者然恃厲極矣其曰閔吾生之險
生之不幸喪志而為此三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香

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
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馬求合
喙而隱忘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絮兮固
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為騁玄虬
蹶泥兮畏避鼃鼃行不容之崢嶸兮質魁壘而
無所隱鱗介槁以橫陸兮鷓鴣羣而厲吻心沈
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慙肆余目於湘流兮
望九疑之垠垠波滢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黃
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真屈子之憤
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

之藐艱列往則以考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
巖而企跼兮瞻故邦之發麟山水浩以蔽濤兮
路蒼勃以揚氛空廬頽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
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鄰仲尼之不
惑兮有垂訓之暮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
希勇乎黜賁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玷
身知從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意禹績
之勤備兮言莫理夫茲川濩周之廓大兮南不
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
壞汙潦以墳如兮蒸沸熱而恒昏戲鳧鸕乎中

庭兮薰葭生於堂
遠雄虺蓄形於木
杪兮短狐伺景於
深淵仰矜危而俯
慄兮弭日夜之拳
拳慮吾生之莫保
兮忝代德之元醇
孰眇軀之敢愛兮
竊有繼乎古先明
神之不欺余兮庶
激烈而有聞冀後
害之無辱兮匪徒
益乎曩愆

夢歸賦第三十九

晁氏曰夢歸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既退悔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久幽不還復貶其所知許孟容書其略云立身一日死萬事瓦裂墳墓不掃宅三易主恐一日死曠陸先終意託孟容以少北首故作夢歸賦初言覽故都喬木而非中言仲尼欲居九夷者予適戎以自釋末云首丘鳴號示不忘其舊當世憐之然衆畏其才高竟

復不

權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
精氣注以凝洄兮循舊鄉而顧懷
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憺憺而莫違
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惛翳而愈微
歛騰踴而上浮兮俄澒澒之無依
圓方混而不形兮顛純白之霏霏
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
若有鉢余以往路兮馭僦僦以回
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
北風纏纏以驚耳兮類行舟迅而
不息洞然於以瀰漫兮虹蜺羅列
而傾側橫衝颺以盪擊兮忽中斷
而迷惑靈幽

漢以御汨兮進悵悵而不得白日邀其中出兮
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巨參差之
白黑崩騰上下以恟惶兮聃按術而自抑指故
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以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
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嶠嶠以崑立兮
水汨汨以漂激魂恍恍若有亡兮涕浪浪以墮
軼類曠黃之黥漢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
而怡儼兮心迴互以壅塞鍾訇惶以戒旦兮陶
去幽而開寤曾尉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
固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伴尼之

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
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溥茫以縱步
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
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
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哀之
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往復兮極
明昏而告愬

吊屈原文第四十

是氏曰吊屈原三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
設賈誼遇湘初為賦以吊原至揚雄亦為
文而頗反其辭自惜山投諸江以吊之誼
原而忘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窳棄

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死身二人者不同亦
各從志也乃宗元得罪與昔人論宗元不能著
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布原
殆困而知悔
者其辭慙矣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
羅兮孽蘅若以篇芳願荒忽之顧懷兮莫陳辭
而有明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捨攘
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衷牝雞咿嚶
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董喙以為
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
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攘折火烈兮嫉嫉笑語

譏巧之哓哓兮惑以為咸池便媚鞠忍兮羞愈
西施謂謨言之怪詎兮反實填而遠違匿重痼
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何先生之凜凜兮
厲鍼石而從之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
拆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
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
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
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
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悞兮
滔大故而不貳沈疇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

殺匿兮胡以而不芳先生之教不可得兮猶鬻
鬻其文童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
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雷電
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曠朗兮世果以是
之為在哀余衰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
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
抑銜忍而不長辛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
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
祿畏不厚兮恤得位之不昌退自朕以默默兮
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

可息

吊袁弘文第四十一

晁氏曰弔袁弘文者抑宗元之所作也袁
弘字叔周靈王之賢也為劉文公之屬大
夫袁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周使告
于晉魏獻子蒞政於袁弘而與之合諸侯
于狄泉衛虺傷曰袁弘其不愛乎周詩有
之曰天之所哀不可文也及范中行之難
周人殺袁弘莊周云袁弘也袁其血二年
而化為碧蓋其志誠然也宗元哀弘之
以忠死故弔云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
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化仇
委權蒙貨兮忍勇以劉伊時云壹兮大夫之羞

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并陵兮
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
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
天譴賊卒施快於剽殺兮怛就制乎強國松栢
之斬刈兮翁茸欣誑盜驪折足兮罷驚抗臆鷲
鳥之高翔兮雙狐喘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
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
難矧接羸以威懷兮茲固蹈死而違安殺身之
匪子咸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
滑廟之特殘嫉彪子之肆誕兮無皇覽以為護

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以登賢指白日
以致憤兮率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黯
寥廓而殄絕謁馮雲以托想兮終冥冥以鬱結
欲登山以彌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汙涸其不
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
採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
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為友
比干之以仁類兮緬遠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
莫怨兮孰克執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蒼
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

死忠者君子所與嗚呼哀哉者敬吊忠甫

吊樂毅第四十二

晁氏曰吊樂毅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悉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聞之毅畏諱遂西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豈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宗元傷毅之有功而不見知而以諛廢也故吊云

大屢之騫者風雨萃之車亡其軸者乘者棄之嗚呼夫子者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者道不可常畏死疾走者狂顧傍徨燕復為齊者

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者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者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者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者無以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歎者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者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者匪謀慮之不長跼陳辭以隕涕者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者言余心之不減

乞巧文第四十三

晁氏曰乞巧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傳曰周鼎鑄僊而使乞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羞之夫鳩不能巢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夫鳩不能巢

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也拙以爲猶畏其能巧原誠傷世澆偽固拙拙以爲巧意者之不然者今皆然矣其之也柳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鴉要歸諸厚然宗元愧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蔬果交羅抑竹垂綬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恠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紆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僕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社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拜稽首

拙臣而進曰卜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繫轉旋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歆天津僊于神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曜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屏曲聽之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垆蝸休于殼龜鼈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詭

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
逢嘻已所尊泥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剋利抵熾
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
臣心常使不移及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
不負所知拊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
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恐彼則大喜
臣善效之曷怒叢已被誠大巧臣拙無比正侯
之門狂吠狴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
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
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濼左低右昂鬪冒衝突

鬼神恐博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足獨
何工縱橫不恤非天吓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
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怒哀測
憎憐搖脣一菱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
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
臣舌啞抑銜冤孽眦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
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
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
觀者盡沈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豈昏
莽鹵撲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以旁羅萬金

不驚弊等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曠頰感喙
曾啟大赦而歸填恨依首天孫言以而窮臣若
是卒不余昇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
艱付與婆媚易臣願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
去啗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忘武輕便齒牙饒
羨眉睫增妍突拂卷鸞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
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
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吏
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
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

醉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詎我為汝唯知耶
諷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
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里
凡吾所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
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憚范拙
終身以死誰惕

憎王孫文第四十四

晁氏曰憎王孫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
驢以瓦龍鬻鳳託君子以惡禽真物指
佞而守元

湘水之漉漉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

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後環行遂植兮
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斨
跳踉叫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
排鬪善類兮譁該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
充噍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羨木兮碩而繁羣
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獸
昔兮彌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
不聞獲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儆
庶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遂兮君子
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

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
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楚辭後語卷之五

楚辭後語卷之六

幽懷賦第四十五

晁氏曰幽懷賦者唐山南節度使李翱之
 所作也翱不能下人仕不得志鬱鬱無所發
 直論不能下人仕不得志鬱鬱無所發
 面斥宰相李逢吉此不振故翱自叙云
 其交有相數者賦意翔特秦漢間好事
 忠義之跡耳余可為意幽懷賦云衆事
 行之義一耳余可為意幽懷賦云衆事
 行義處子咸歎非始息至薄之不然
 而慮行道之銷非始息至薄之不然
 及期賦以謂不遇羨二鳥之一旅取天
 之無時耳又云怪神荒以旅取天
 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其數若差早之
 嗚呼使當時君能易下取若差早之
 為期所憂之時君能易下取若差早之
 與亡哉其重者則唐之附見於此

幽懷賦

幽懷賦

幽懷賦

衆踴躍而雜處兮或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
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
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幾超羣
情以獨去兮指聖域惟高追同簞食與瓢飲兮
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
微窮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
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悼
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
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
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亘永念而

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舜干羽以來之惟刑德
之既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
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隋
况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刻弊政而還
本兮如反掌之易為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
之能遠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
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
匪吾憂之所宜

書山石辭第四十六

書山石辭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之

所作也公遊舒州山谷書此詞於澗石蓋
非學楚言者而亦非今人之語也是以談
者尚之

木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原而不得
竟悵望以空歸

寄蔡氏女第四十七

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章
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
遇

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

一帝二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財利兵革
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蹂迫強戾使
天下之人蹙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
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
矣公又以女妻蔡卞此其所予之詞也然
其言平淡簡遠滌然有出塵之趣視其平
生行事心術略無毫髮皆似此夫子所以
有於予改是之歎也歟龜氏錄其少作兩
賦而獨遺此蓋不可曉故今特收采而弁
著其本末亦使讀者無疑於宣陵絕命之

童云

建業東郭望城西
嶽千嶂承宇百泉
遠雷青遙
遙兮纒屬綠宛宛兮橫運積李兮縞夜崇桃兮
炫晝蘭馥兮衆植竹娟兮常茂柳鶯錦兮含姿
松偃蹇兮戲秀鳥跂兮上下魚跳兮左右顧我
兮適我有班兮伏獸感時物兮念改遲波歸兮
攜幼
我營兮比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苦蓋綠陰
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女歸兮路豈難
望遙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歎

服胡麻賦第四十八

服胡麻賦者翰林學士眉山蘇公軾之所
作也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
忠公南豐曾公鞏與公三人相繼迭起各
以其文擅名當世然皆傑然自為一代之
文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獨公自蜀
而東道出屈原祠下嘗為之賦以誌揚雄
而申原志然亦不專用楚語其輯之亂乃
曰君子之道不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
兮嗟予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

為賢兮夫我何悲兮所安兮是為有茲於
一原之心而其詞氣亦若有冥會者它詞則
唯此賦為近於摘頌故錄其篇云

我夢羽人履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
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八土龜蛇戲兮得而食之
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彘其莖
方兮夜炊晝曝以乃臧兮伏苓為君此其相兮
我興發書卷合符兮乃淪乃烝甘且腴兮補填
骨髓流髮膚兮具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
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

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捕死空山固其所兮
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
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
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
火之所傳而已耶

毀璧第四十九

毀璧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庭堅
以能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以其
有意於奇也秦甚故論者以為不詩若也
獨此篇為其女弟而作蓋歸而失愛於其

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詞極悲哀而
不暇於為作乃為賢於他語云

毀璧兮墮珠執手者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
居物之患兮固常以好為禍着桃菊兮飯沒有
席兮不嬪汝坐歸來兮逍遙來芝英兮禦饑淑
善兮清明陽春兮玉冰畸於世兮天脫其纓愛
骨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
可以去兮殆其雛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
兮逍遙西江浪波何時平山泔泔兮猿鶴同社
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為晝兮風雨為夜得

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寥無朋兮去道如咫尺

幽坎兮可謝歸來兮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章

秋風三疊第五十

秋風三疊者原武邢居實之所作也居實
恕子自少有逸才大為蘇黃諸公所稱許
而不幸蚤死其為此時年未弱冠然味其
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
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古學者皆莫
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

秋風夕起兮白露為霜草木憔悴兮竊獨悲此
衰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書日苦短兮夜未央
有羨一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
無車兮涉水無航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淅淅兮雲冥冥鷓鴣巢晝啼兮蟋蟀夜鳴歲
月徂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
仍展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為
情長歌激烈兮涕泣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
怆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山逶迤兮溪谷寂寥登

高望遠兮不自聊駕言迺野兮誰與遊遼空原
無人兮四顧蕭條猿狖與伍兮麋鹿為曹浮雲
千里兮歸路遠遙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鞠歌第五十

鞠歌者橫渠張夫子之所作也自孟子沒
而聖學不得其傳至是蓋千有五百年矣
夫子蚤從范文正公受中庸之書中歲出
入於老佛諸家之說左右采獲十有餘年
既自以為得之矣晚見二程夫子於京師
聞其論說而有警焉於是盡棄異學醇如

也嘗見

神宗顧問治道之要即以漸復三代為對
退與宰相議不合因謝病歸著訂頑正蒙
等書數萬言間閱古樂府詞病其語卑乃
更作此以自見并以寄二程云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不寐兮
日孜孜焉繼余乎厥脩并行惻兮王收曷賈不
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見志兮庶感通
乎來古塞昔為之純英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
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兮寥我闕焉謂天實為

兮則吾豈敢嗟審已茲乾乾

擬招第五十

擬招者京兆藍田呂大臨之所作也大臨
受學程張之門其為此詞蓋以寓大求放
心復常性之微意非特為詞賦之流也故
附張子之言以為是書之卒章使游藝者
知有所歸宿焉

上帝若曰哀我人斯資道之微肖天之儀神明
精粹降爾德兮予無汝欺視聽食息皆有則兮
予何敢私顧弱喪以流徙返故居兮謬迷圈豚

放馳散無適歸蟻慕羊羶聚附弗離予哀若時
魂莫予追乃命巫陽為予招之陽拜稽首敢不
祇承上帝之耿命退而招之以辭辭曰魂乎來
歸魂無東大明朝生兮啓羣靈萬物搖蕩兮隱
以風遷流正性兮失厥中魂兮來歸魂無南離
明獨照兮萬物瞻文章煥發兮不可緘夸淫侈
大兮志弗厭魂兮來歸魂無西日入昧谷兮草
木萎實落材成兮雖有時志意彫謝兮與物衰
魂兮來歸魂毋北幽都闇黯兮深蔽塞歸根獨
有兮專靜默有心獨藏兮各為德魂乎來歸魂

無上清湯朝徹兮文物悅絕類離羣兮入無象
杳然高舉兮極驕亢魂兮來歸魂毋下素位安
行兮以時舍沈濁下流兮甘土苴固哉成形兮
不知化魂兮來歸反故居盍歸休兮復吾初範
博厚以為宮兮戴高明以為廬植大中以為常
產兮蘊至和以為厨動震雷以鼓昕兮守良山
以止隅秉離明以為燭兮御巽風以行車守吾
坎以禦侮兮開吾兌以進趨資糧械器惟所用
兮何物之不儲四方上下惟所之兮何適而弗
塗錐備物以致用兮廓吾府而常虛縱奔騫以

終日兮燕吾居而晏如佳寔惟宋疑有疑無其
尊無對其大無餘曷自苦兮一方物魂兮未歸
反故居

楚辭後語卷之六

楚辭辨證上

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詁文義之外猶有
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凌亂
而失其要也別記于後以備參考慶元己未
三月戊辰

目錄

漢氏目錄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是
氏本則自九辨以下乃有之呂伯恭讀詩記
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
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示知

此傳在何書也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
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則六
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
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
此傳在何書則非也然則呂氏寔据晁本而
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見其的据更當博考
之耳

洪氏又云今本九辯第八而釋文以為第二蓋
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序
之然不言其何時何人也今按天聖十年

之序以為舊本篇第混并首尾差互乃考
其人之元後重定其篇然則今本說之所定
也歟

九懷九歎九思雖為騷體然其詞氣平變
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就其
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故
雖幸附書尾而人莫之讀今亦不復以累篇
纂也賈傳之詞於西京為最高且惜誓已著
于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取亦不可曉故今
并錄以附焉若揚雄則尤刻意於楚學者然

其及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譏之當矣
舊錄既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別定為一
篇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說於其後蓋古
今同異之說皆繫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
紛紛或不定云

離騷經

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飲以為
同列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
記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
則是兩人明甚逸以騷名家者不應誤

此然詞不別白亦足以誤後人矣

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為離別也騷愁也經
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
風諫君也此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
得之矣

秦誑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是
昭王時事王逸誤以為一事洪氏正之為是
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
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化讒佞靈脩美
人以媲於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

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今按逸此言
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諛佞靈備美人者
得之蓋即詩所謂比也若處妃佚女則便是
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
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
一說皆誤其辯當詳說於後云

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為客卿客卿戰國
時官為他國之人遊宦者設春秋初年未有
此事亦無此官况瑕又本國之王子乎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乃獨以為

尊稱後遂因之補註有此亦覽者所當知也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為屈子生於
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之為
說援据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
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即劉向所言攝提
失方孟陬無紀而註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
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
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
為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于二字亦為
衍文矣故今正之

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註云攝提在右六星與

何指相直

唯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蒞夫維捷徑以窘
步据字書惟從心者思也維從系者繫也皆
語辭也唯從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字不同
用名有當然古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放
此

凡說詩者固當句為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
之訓詁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
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
其意今王逸為騷解乃於上半句下便入訓

詁兩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義而再釋之
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注既不能正又因
其誤今並刪去而放詩傳之例一以全章為
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云

古音能學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
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為然而他韻
皆不必協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
老本於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
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也皆放此蓋
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

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為未合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為楚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据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蘭蕙名物補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詳已得之矣復引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而春黃不著秋紫之芬馥又引黃魯

直云一縣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縣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則又疑其不同而不能決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才之識然亦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可推其類以得之矣蕙則自為零陵香而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則又詞不分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為佩者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

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誦甚明
但不知自何時而誤耳

美人說并見靈脩條下

乘一作乘駝一作馳憊一作憊又作馮草一作

艸又作卉子一作余菹一作菹此類錯舉一

二以見之不能盡出也

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

皇或少昊顛頊高辛也

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

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

以小草喻至尊也舊注云人君被服芬香故

以名之尤為謬說

謬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

洪注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

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

者非是

九天之說已見天問注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

離騷以靈脩美人目君蓋託為男女之辭而寓

意於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脩言其秀

慧而脩飾以婦悅夫之名也美人直謂美好

之人以男悅女之號也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伯為神明遠見釋義人為服飾羨好失之遠矣

索與如叶即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徐氏有素音

非世俗之所服洪氏曰李善本以世為時為代以民為人皆以避唐諱爾今當正之

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為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据也

諫音卓則當從豕又許穢又則當從喙耳

洪氏曰倘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揚雄作反離騷言恐重華之不累與而曰余恐重華與沈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又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擗相而卒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

舊注以攘詬為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非也彼
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於後
咎餘責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為此說
者雖若小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憐云
廷佇將及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逸
行迷之義亦然

補注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有放逐來歸喻
之令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為
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媧廟據文
石尚存今存於此

經女媧之嬋媛湘君女嬋媛兮為余太息哀

郢心嬋媛而傷懷二原王注皆引也悲回風忽傾

寤以嬋媛王注云心覺自傷又痛切也詳此二字蓋願戀

留連之意王注意近而語踈也

補註曰女媧詈原之意蓋欲其為審武之愚而

不欲其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為上官靳

尚以徇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原不與

衰合以承君意誤矣此說甚善

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周

禮左氏春秋其為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為

騷經乃有啓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為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據左氏為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啓脩禹樂為解則又誤也至洪氏為補注正當據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又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為證則又人為妖妄而其誤益以甚矣然為山海經者本據此書而傳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善它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及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為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

暇論也五臣以啓為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自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循脩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脩繩墨而解作導字即循字之義也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之力使之王天下耳注謂置以為君又生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欽帝閭歷訪神妃及

使鸞鳳飛騰鳩鳩為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
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一至飄風
雲霓之屬則亦汎為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
矣二注類皆曲為之說反害文義至於縣圃
閻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事不足考信今
皆略存梗槩不復盡載而詳說也

王逸以靈瓊為楚王省閣非文義也

注以羲和為日御補注又引山海經云東南海
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
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始生日月者也故

堯因立羲和之官以掌天地四時此等虛誕
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口納日之文口耳相
傳失其本指而好怪之人恥其謬誤遂乃增
飾演會必欲使之與經為一而後已其言無
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
不覺其妄者為此注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為
說蔽惑至此甚可歎也

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禮靈為之
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感耳初無善
惡之分也舊注曲為之說以月為清白之臣

風為號令之象鸞鳳為明智之士而雷師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為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為小人則夫卷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為小人之象也邪

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已蓋欲已與之同既不許之遂使闇見排而不得見帝此為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據而生此也

沈約郊居賦雖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義非電不可讀為平聲也

故今定離騷雲霓為平聲九章遠遊為入聲蓋各從其聲之便也

王逸說性觀四荒處已云欲求賢君蓋得屈原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欲求賢人與已同志不知何所據而異其說也

舊注以高丘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譬非是下文說詳見於九歌可考也

濫字補注兩處皆已解為奄忽之義至以遊春宮處乃云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為字者至其

處妃一作宓妃說文處房六及虎行貌宓是畢
反安也集韻云處與伏同處獵氏亦姓也宓
與宓同亦姓俗作宓非是補注引顏之推說
云宓字本從宓處子賤即伏獵之後而其什
文說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是知古字伏處
通用而俗書作宓或復加山而并轉為宓音
耳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存其說以備參考
王逸以處妃喻隱士既非文義又以寔循為伏
獵氏之臣亦不知其何據也又謂隱者不肯
仕不可與共事君亦為衍說

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信之五說者皆謂為賴
則理固有賴音矣
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
之地也
舊說有娥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絕遠如此
又言求佚女為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是
鴛及雄鳩其取喻為有意具文可見註於他說
亦欲援此為例則鑿矣補注又引淮南說運
日知晏則鳩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為說
戰而屈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屈原為真

嘗使鳩鳩簡狄而為所賣也其匡滯乃如此甚可笑也

鳳皇既受詒舊以為既受我之禮而將行者誤矣審爾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為己用鳩鳩而彼使鳳皇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喻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為博求衆賢非是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庠則於馬終古登也也注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也

無有也時猶釋氏之言盡未來際也

禹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注直以君臣為說則得其意而失其辭也下章孰求美而釋女亦然至說豈惟是其有女而曰豈唯楚有忠臣則失之遠矣其以芳草為賢君則又有時而得之大率前人讀書不先尋其綱領故一出入得失不常類多如此幽昧眩曜二語乃原白念之辭以為答靈氛者亦非是楚人以重午挿艾於要豈其故俗邪補注以為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吳姓則

可在原則不可故以為疑而欲再決之巫咸也考上文但謂舉世昏亂無適而可攻不能無疑於氛之言耳同姓之說上文初無宋歷不知洪何所據而言此亦求之太過也皇即謂百神不必言天使也

陞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課說

傳說太公審威皆巫咸語補注以為原語非也鷓鴣顏師古以為子規一名杜鵑腹處陸佃以為鷓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衆芳極盛之時鷓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

衆芳歇矣又鷓鴣音亦相近疑服陸二說是莫好備之害二注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不好自備皆非是

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為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為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為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

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語而失
之使此詞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
訛以為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
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
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
撥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

化與離協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
之嗟則離可為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
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為胡圭反
服賦庚子曰斜遷史以斜為施此韻亦可考

王逸以求女為求同志已失本指而五臣又讀
女為汝則并其音而失也

本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注家曲為比類非也
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
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
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註云崑崙山
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
之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嵩
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更考之
待與期叶易小象待有與之叶者即其例也

九歌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辭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此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得於君而愛慕無己之心於此為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為比不雜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內

又或自為賦為比為興而各有當也然後之讀者昧於全體之為比故其踈者以他求而不似其密者又直致而太迫又其甚則并其篇中文義之曲折而失之皆無復當日吟不情性之本旨蓋諸篇之失此為尤甚今不得而不正也又篇名九歌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為陽數者尤為衍說或疑猶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亦不可考今姑闕之以俟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

璆鏘鳴兮琳琅注引禹貢釋璆琳琅皆為玉名

恐其立語不應如此之重複故今猶以孔子
世家環佩玉聲璆然為證庶幾得其本意
舊說以靈為巫而不知其本以神之所降而得
名蓋靈者神也非巫也若但巫也則此云姣
服義猶可通至於下章則所謂既留者又何
患其不留也邪漢樂歌云神安留亦指巫而
言耳
若英若即如也猶詩言義如英耳注以若為杜
若則不成文理矣
帝服注為五方之帝亦未有以見其必然

焱說文從三火而釋為羣犬走貌然大人賦有
焱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火蓋別一字也
此類皆當從三火

東皇太一舊說以為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則
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故為
此以自傷補注又謂此言人臣陳德義禮樂
以事上則上無憂患雲中君舊說以為事神
已訖復念懷王不明而太息憂勞補注又謂
以雲神喻君德而懷王不能故心以為憂皆
外增贅說以害全篇之大指曲生碎義以亂

本文之正意且其目君不亦太迫矣乎
吾乘桂舟吾蓋為祭者之詞舊注直以為屈原
則太迫補注又謂言湘君容色之美以喻賢
臣則又失其章指矣

女嬋媛舊注以為女類似無關涉但與騷經用
字偶同耳以思君為直指懷王則太迫又不
知其寄意於湘君則使此一篇之意皆無所
歸宿也

心異媒勞王注以為與君心不同則太迫而失
題意補注又因輕絕而謂同姓無可絕之義

則尤乖於文義也

石澗飛龍一章說者尤多舛謬其曰他人交不
忠則相怨我則離不見信而不以怨人補注
又云三忠於君其宜見信而又告我以不聞
此原陳止志於湘君也不知前人如何讀書
而於其文義之曉然者乃直疵戾如此全無
來歷關涉也其曰君初與我期其為治而後
以讒言見棄此乃得其本意而亦失其詞命
之曲折也

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為詳盡而為說者之謬

為尤多以至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脈絡次第
至其率童猶以遺玦指飲為求賢而采杜若
為好賢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

佳人多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善有君
命則亦將然補注以佳人為賢人同志者如
此則此篇何以名為湘夫人乎

九歌諸篇實主彼我之辭最為難辨舊說往往
亂之故文意多不屬今頗已正之矣

何壽夭兮在予舊說人之壽夭皆其自取何在
於我已失文意或又以為喻人主當制生殺

之柄尤無意謂

王逸以離居為隱士補注又以此為屈原訴神
之辭皆失本指

王逸以乘龍冲天而愈思愁人為抗志高遠而
猶有所不樂全失文義補注謂喻君舍己而
不顧意則是兩語太迫也

夫人兮自有美子眾說皆未論辭之本指得失
如何但於其說中已自不成文理不知何故
如此讀書也

咸池或如字下隔句與來字力之反叶

東君之吾舊說誤以為日故有息馬懸車之說
疑所引淮南子及因此而生也至於低回而
顧懷則其義有不通矣又必強為之說以為
思其故居夫日之運行初無停息豈有故居
之可思哉此既明為謬說而推言之者又以
為譏人君之迷而不復也則其穿鑿愈甚矣
又解聲色娛人為言君有明德百姓皆注其
耳目亦行說且必著此則其下文絙瑟交鼓
之云者又誰為主而見其來之蔽日邪
聲色娛人觀者忘歸正為主祭迎日之人低回

顧懷而見其下方所陳之樂聲色之盛如此
耳絙瑟交鼓靈保賢姱即其事也或疑但為
日出之時聲光可愛如朱丞相秀水錄所載
登州見日初出時海波皆赤洶洶有聲者亦
恐未必然也蓋審若此則當言其輝赫震動
之可畏不得以娛人為言矣聊記其說以廣
異聞

北斗字舊音斗為主以詩考之行常主醜斗者
為韻卷阿厚主為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
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為耳

卷之二十一

舊說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友故得從之
其鑿如此又云河伯之居沈沒水中喻賢人
之不得其所也夫謂之河伯則居於水中固
其所矣而以為失其所則不知使之居於何
處乃為得其所耶此於上下文義皆無所當
真初說也

堂宮中或云當並叶堂韻宮字已見雲中君中
字全闕音正為當字

山鬼一篇謬說最多不可勝辯而以公子為公
子椒者尤可笑也

終不見天嘗見有讀天字屬下句者問之則曰
韓詩天路幽險難近攀語蓋祖此審爾則韓
子亦誤矣

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口魄既
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
目之精明為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
氣為魂地氣為魄高誘注曰魂入陽神也魄
入陰神也此叢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
嘗推之初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

衆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據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嚔吸之動者為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

雄與變叶今閩人有謂雄為形者正古之遺聲也

楚辭辯證上

楚辭辯證上

二十一

天問

天問

隅限之數注引淮南子言天有九野九之

九十九隅此其無稽亦甚矣哉

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

間狹亦甚矣此下充之陋也

顧菟在腹此言兔在月中則顧菟但為兔之名

猶耳而上官桀曰逐麋之上當顧菟邪則顧

當為瞻顧之義而非兔名又莊辛曰見菟而

顧犬亦因菟用顧字而其取義又異蓋不可

楚辭集卷下

楚辭集卷下

三

曉且免與菟同是一字見於說文而其形聲皆異又不知其自何時始別異之也

補注引山海經言鮪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鮪竊之而帝怒也後來柳子厚蘇子瞻皆用此說其意甚明又祝融顛帝之說死而為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鮪也若堯舜時則無此人又美此山海經之妄也後禹事申又引淮南等言禹以息壤實洪水土不減耗掘之益多

其言又與前事自相抵牾若是壤也果帝所息則父竊之而殛死子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如是邪山又淮南子之妄也夫自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戰國時佞俗相厚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說許遜斬蛟屠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明理之二皆可一笑而揮之政不必深與辯也

補注引淮南說增城高一萬一千里百一十四

步二尺六寸尤為可笑豈有度萬里之遠而
能計其跬步尺寸之餘者乎此蓋欲覽者以
為已既親見而曾實計之而不知適所以章
其譎而且謬也柳對本意似有意於破諸家
說而於此章反以西王母者實之又何惑邪
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而
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皆是注解
此書之語予之所疑又可驗其必然矣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也一事耳其詞本與招魂
相表裏王注得之但夫不引招魂為證且

柳子不深考其引經子南北二帝之名以破
其說則既失之本指而又使雄虺一句為無
所問其失愈遠矣補注雖知柳說之非然亦
不引招魂以訂其文義之缺乃直以莊周寓
言不足信者試之周之寓言誠不足信然豈
不猶愈於康回燭龍之屬乃信彼而疑此何
哉一語之微無所關於義理而說者至三失
之而况其有深於是者邪
雄虺倏忽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
里以逐人者即此物但不見說有九首耳

補注說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
步有禺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洪君曉
居雪川當得其實

巴蛇事下注中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嘗
見山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鷄卵而登
木自絞以出其殼者人甚苦之因為木外著
數中蛇不知而吞之遂絞而裂云

弄鳥彈日鳥鳥解羽洪引歸藏云弄彈十日補
注引山海經注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也然
一日方至一日方來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

出而今俱是乃為妖怪故羿仰天控弦而九
日潛退耳按此十日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
者誤以為上日並出之說注者既知其誤又
為此說以補遺之而其誕益彰然世人猶或
信之亦可怪也

啓代益作后之然離龔王遠以益失位為離龔
固非文義補以有慮不服為離龔文義粗通
然亦未安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史記
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而啓率其徒攻益
奪之汲冢書至云益為啓所殺是則豈不敢

謂益既失位而復有陰謀為啓之冀啓能憂
之而遂殺益為能達其拘乎然此事要當質
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足信也

啓棘賓言四字本是啓夢賓天而世傳兩本彼
此互有得失遂致紛紛不復可曉蓋作山海
經者所見之本夢天二字不誤獨以賓嬪相
似遂誤以賓為嬪而造為啓上三嬪于天之
說以實其謬王逸所傳之本賓字幸得不誤
乃以篆文夢天二字中間壞滅獨存四外有
似棘商遂誤以夢為棘以天為商而於注中

又以列陳宮商為說洪則既引三嬪以注騶
經而於此篇又据王本而解為急於賓禮商
契以今考之凡此三家均為穿鑿而以事理
言之則山海之怪妄為尤甚以文義言之則
王注之刻詔為尤踈洪則兼承二誤而又兩
失之且謂屈原多用山海經語而不知山海
實因此書而作三嬪又本此句一字之誤其
為此漏又益甚矣獨卽子賢嬪之對以覺山
海之謬然亦不能深察而明著之是以其義
雖正而不能以自伸也大矣古書之誤類

多如此讀者若昧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解
忘之間或當偶得其真顧乃安於苟且狃於
穿鑿牽於援據僅得一說而遽執之便以為
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真而已誤之中或復生
誤此而子才所以獨有日思誤書之適又有
思之者不能得則便不勞讀書之對雖若出
於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勤子屠母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膺剖鼻背而
生補又引干寶言黃初五年汝南民妻生男
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

以為證此事有無固未可定然上句言啓事
而未有所問則此句不應反說禹初生時事
矣故疑當為啓母化石事也

該秉李德三遠以為湯能秉契之末德而厥父
契善之以契為湯父固誤抑又以為即左傳
所謂少皞氏之子該為啓收者亦與有扈事
不相關唯洪氏以為啓者近之疑該即啓字
轉寫之誤也但終弊于有扈教夫牛羊乃似
謂啓為有扈所弊易教夫牛羊者不知又何
說也下章又云有扈教豎亦不可曉豈以少

康嘗為牧正而讓邪大夫此篇所問有扈
從事或相混弄蓋其傳聞之誤嘗闕之耳
到擊紂躬叔且不嘉王逸云武王始至孟津入
百誓侯不期而列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
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維尔勿休未詳
所擇

齊桓九會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師
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莊子
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
數之驗也諸儒通言九會之數不合遂有棠

衣兵車之辨蓋鑿說也然此辭亦作九會則
其誤也又矣如公三殺梁故是戰國時人也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殷武三章嚴
遑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叶亡
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此類今
見詩集傳

九章

屈子初於舊禾嘗有寧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
問遠救卜居以及此卷惜謫涉江哀歌諸篇
皆無一語以及自疏之事而其詞氣雍容整

暇尚無以異於平日為九歌則合意悽惋感
繆低徊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為深厚騷經
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說然
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
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往日悲
回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
顧恐小人蔽吾之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為後
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
出於警亂煩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
使吾長逝之後冥漠之中曾次介然有毫髮

之不盡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
吐之者矣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
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真可為
勸哭而流涕也

惜誦首章非字誤為作字使兩章文意不明中
間善惡字誤為中情使一章音韻不叶今已
正之讀者可以無疑矣

涉江舊說取譬之詳皆衍說也

哀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
王城之又後十世為秦所拔而楚徙東郢

抽思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文理
甚明而王逸解獨樂為毒藥補注又引瞑眩
之語以實之必欲如此強為之說豈不可通
但別本如此文自分明不必強穿鑿耳然今
本皆出王逸不知別本又何自而得此本語
也

孰不實而有獲詳上文實當作殖然自王逸已
解作空穗則其誤久矣獲一作獲亦非也
懷沙改叶音已按鄭注儀禮釋用已日為自變
改作二字音義固相近也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諸本皆同史記亦然而王
逸訓匹為雙補注云俗字作匹則其來久矣
但下句云伯樂既沒驥馬程兮於韻不叶故
嘗疑之而以上下文意及上篇弁日夜而無
正者證之知匹當作正乃與下句音義皆叶
然猶未敢必其然也及讀哀時命之篇則其
詞有曰懷璫象而握瓊兮願陳列而無正正
與此句相似其上下句又皆以榮暹成生為
韻又與此同然後斷然知其當改而無疑也
惜往日受命詔以昭時時一作詩說者便引國

語楚教太子以詩為說殊無意謂
介子立枯事補注以左傳為据而不之信然此
詞明言立枯又云編素而哭莊子亦有抱木
之說固未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
悲回風施黃棘之枉策補注据史記楚懷王二
十五年入與秦盟于黃棘其後為秦所欺卒
以客死今頃襄王又信任姦回將亡其國故
言已之所以假延日月無以自處者以其君
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其說雖有事證然與
此文理絕不相入不若舊說之為安也

遠遊

客有語余者曰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藥
寤而求之即得傳說遂以為相若使夢賚之
夕應時即生則自襁褓之間以及強立之歲
亦須二三十年始堪任用王者政令所出日
有萬幾豈容數十年之間不發一語乎虛相
位以待乳下之嬰兒乎今書之言如此則是
高宗既得此夢即時搜訪便得其人而已堪
作相以代王言矣明是一旦忽然從天而下
便為成人無少長之漸也余聞其言心竊怪

之而不敢答全讀此書洪注所引莊子音義
已有傳說生無父母之說乃知古人之慮已
有及此者矣洪氏引之而無他說刊豈亦以
是為不易之論而無所疑也耶然則余之昧
誣而見事獨遲為可笑已

屈子章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其語
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
之意則一顧為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
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
承人語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

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
童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
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
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
與榮同而為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
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
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為魄而日之光耀
為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
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
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

未以二字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趨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彼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圜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

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逆日以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為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為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為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為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為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

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為處以營魄為人所常
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
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
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為神以魄為
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為魄之
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為魂
能運動則其為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
而皆以載為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
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
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淹溺之累而窈

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為強陽所挾以馳騖於
紛挐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
域而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何如哉若其
說揚子者則皆以載為我固失其指而李軌
解魄為先尤為乖謬至宋貫之司馬公始覺
其非然遂欲改魄為肫則亦未深考此載字
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為未
望則魄為明所載似得其理既而又曰既望
則明為魄所終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
為終魂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句文義之鄉

背亦未免如蘇氏王氏之云為自下而載上也
也大氏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
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為之說故其鹵莽有
如此者况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
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為辯之以為
覽者能因是以鹵音考焉則或泝流求源之
一助也

登霞之霞本遐之借用猶曰適遠云爾曲禮告
喪之詞乃又借以為死之美稱也莊子作登
假蓋亦此例但此篇注者遂解為赤黃之氣

辨音者曰讀假為格而割至焉則其誤愈
遠矣

卜居

史記有滑稽傳索隱云滑亂也稽同也言辯捷
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揚雄
酒賦鴟夷滑稽顏師古曰滑稽園轉綴捨無
窮之狀此詞所用二字之意當以顏說為正
漁之

衣叶於市又者禮記一戎衣鄭讀為殷古韻通
也

六辨

悲秋舊說取譬煩雜皆失本意

有美一人注指懷王非是心不繹注訓繹為解
即當作釋補訓抽絲乃說為繹字耳又氣或
是憚字喜悅意耳

燕伯樂之善相今誰使乎譽之譽一作譽相度
之義也又與上句知字叶韻故當作譽為是
但下句兩之上字復不韻則又不可曉故全
且作譽而四句皆以之字為韻

朱雀雀一作榮非是蓋下與蒼龍為對皆為

行之物不當作榮注亦自作雀不知誤
何以作榮也榮音蒨蓋言朱雀飛揚其翼
爰爰然也今一作笑音於表及乃隨榮字誤
解耳

輕輦輦一作輕非是輕字義證甚明輕乃車之
行貌於義不通

招魂

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
衙行云爍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蓋當時關
陝間風俗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為典禮以板

除而慰安之也近世高抑崇作送終禮云越
俗有暴死者則亟使人徧於衢路以其姓名
呼之徃徃而甦以此言之又見古人於此誠
有望其復生非徒為是文具而已也
恐後之如漢武帝遣人取司馬相如遺文而曰
善後之矣之意注云言已在他人後也
此篇所言四方怪物如十日代出之類決是誕
妄無可疑者其他小小異事如東方長八南
方雕題殺人祭鬼蛇虺封狐西方流沙求水
不得北方層冰飛雪之類則或徃徃有之也

五代史言北方之極魑魅龍蛇白晝羣行蓋
地偏氣異自然如此不足怪也

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口凡屋無室曰榭
說文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也說
文與二說不同以春秋宣榭考之則榭有
屋明矣

平章心字舊蘇舍又蓋以下叶南韻然於上句
榭字却不叶此不知榭有平金南有尾金可
韻而誤以榭為散句耳心字但嘗如字而以
榭南二字叶之乃得其讀前亦多此例矣

大招

周頌降庭止傳注訓庭為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顏豎於言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文學而不措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此詞乃有登降當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顏注漢書時有發明

於經指多若此類如訓柴為匪尤為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其祀章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已見者相去遠矣

晁錄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褒為最下余已論於前矣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義因別錄續楚辭變離騷為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屈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翼生相如揚雄為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

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雖乃專為
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
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脉理斷續其視宋馬
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
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
惜誓所謂黃鵠之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弄
舉兮賭天地之負方者又於其間超然拔出
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
也此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
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姦臣蔽

主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為流涕
其他如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天馬下及烏獲
公主諸王妃文息夫躬晉陶潛唐韓柳本
朝王介父之山石建業黃魯直之毀壁隕珠
邢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雅俗之變
雖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無無所遺脫然皆
為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蔡琰王粲及唐
元結玉維顧况亦差有味又此之外則晁氏
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之所敢知矣晁書新
序多為義例辨說紛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

不足以為此書之輕重且復自謂嘗為史官
言文國書職嘗損益不惟其學而論其官固
已可笑况其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
次而於其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
也浮華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
戒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